雅述

雅述序

浚川先生王公嘗作慎言十三篇深探隱化暢發玄旨學者莫不諷誦之先生又出其雅述二篇悼後人之襲迷示行者之廣途修身理國之具循級蹈實銑辱交於先生四十載論心談義商訂箴規至忘爾汝不特形骸先生秉介履素摧枉犯難在困亡憂在達亡樂耽文味道步勉耆化故能闢巳塞之路昭不礙之牖焉夫聖哲之訓積充于宇載汗其牛不啻足也而後賢一出必更有作往往發其未及而救其或陂斯盖

日新之盛德生生相禪而亡已也譬之日月麗空代照一兩光景永耀人樂之而不厭焉夫天道恒進故人心好上天運有常而人則躐等故思窮於微眇行忽於疾舒辨徹乎宇宙心荒於日用聽言可聞考實哉然讀雅述者宜知切已求要其覺民之旨也

嘉靖己亥秋七月初吉安陽崔銑書

雅述序

夫自軒堯御宇人紀肇立道啓醇源教隆貞軌繼而三代迭興茂建中和彬彬文質行百世而可行仲尼有見於此乃述帝王仁義禮樂之道以垂憲後世而謂之經經者常道也可常以範世者也故由之則治迷之則危去之則亂確乎可守而不可畔也然世遞風漓異端竊起而老佛清淨無爲之論出世乃爲之大惑由是百氏九流紛紜雜遝各競所長而六經中正淳雅之道荒矣雖宋儒極力詆辯以挽返洙泗之風而

才性有限不能拔出流俗亦未免沾帶泥苴使人不得清澄豈朗以睹孔門之景良可恨矣余不自量每於讀書之暇其於天道人事變化幾宜諸所擬議有不符於聖者時置一論以求合道眞積久成卷分爲上下二篇名曰雅述謂述其中正經常足以治世者云爾嗟乎心同則見同見同則道合人生靈明不齊智思差別以故見道懸殊不能統一況積世偏駁之論先已據濁乎玄府雖的示以道之眞詮亦將扞格而不入矣欲人人相信不亦艱哉要諸俟後聖焉耳

癸嘉靖十七年四月朔日儀封王廷相子衡父

自序

刻雅述篇叙

浚川翁閣望天下天下士咸敬仰之余自未第時懋思則象而識荆之願恨莫遂焉乙未春僥録名氏于甲榜迺獲謁

翁翁風範攸及儀憲具存載觀慎言諸書豫大有得夫益信昔之所聞於人者不果謬矣近濟南周子携示雅述篇冊而不言作者爲誰余捧誦之見其旨趣深長意味迥別推極要領妙悟精微是皆聖賢儒先所未發大有造於來學者復叩之周子始

謂翁手筆焉耳於戲懿哉非翁殆不能是也余何敢私焉命工鋟梓將與天下共之俾私淑艾者達之遐荒而翁之教不獨衣被一隅一世而已矣噫此固刻雅述意也若夫勲庸節槩策諸太史氏可稽也豈口耳見聞者而可以述乎哉

嘉靖戊戌冬十月朔日新安後學謝鑑謹拜手志

雅述　　王氏家藏集卷之五十五

浚川王廷相著

上篇

六經者道之所寓故仲尼取以訓世八索九丘連山歸藏非不古也道不足以訓仲尼則棄之故後世無聞

刑法者聖王甚不得已之政也故曰弼教修德靖民聖人豈不欲之而反教者則毒良矣非刑法何以齊之不爲刑辟莊老矯世之謬談也

不擇義而廣涉雜晒不明聖而務偕時俗不守經而奇尚緯畧秦漢以來俗儒寡識援邪阿世害道甚矣南宋諸儒講明道學沿習既久亦所不免道實日蔽嗟哉

人事禍福得失有功無功皆不能逆定惟有守道正已竭盡心力聽命于天為可恃爾此中仍有智以應變一節然亦不得畔道

大宰臣得親信於君輸心無隱使君灼見我之底裏此最為急要處事之際却貴慎默不露形迹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

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此所謂愼默也特一端爾
聖人爲治三年有成又曰必世而後仁何耶言三年之內國事定而功業可立也若要教化大行仁義浹洽上下相安禮樂四達而不倍必須積累一世之久而後能此孔子酌治之至擬後之人德慧術智不及於聖人又不自量而以歲月淺近期其效萬無一成及有賢智者當事規畫粗定而爲之君者又無優游寬裕之心以俟其自化亦以歲月責其成功

當時無識淺近之人亦皆不知功不可速致又從而喧議過望以訾其無為卒使賢智之術格于速望不得順施以收必世之効良可歎也

或問一行何以大衍名曆王子曰假易以重其曆爾其實於易無當也易卦不言數惟大傳有大衍之數五十之說盖以蓍求卦之數也筮數橫以四取曆數縱以順算掛扐分揲義惟取象日月五星數皆實衍其大節迥異如此而以大衍名曆非假託而何哉夫易乃人

爲曆由天度天運有常易道變易以天就人是謂顛越以常就變安能符契得卦由數吉凶在卦而不在數又况吉凶本之人事乎得天由數離合在天而不在數又况離合出於數外乎是數者求卦求天之死法具耳學者不探其原棄理以從數執數以明義於事無實於道有乖殊失聖人之旨矣

儒者貴識義理貴識治要識義理則父子君臣之道不虧識治要則興衰成敗之機不迷

儒者以虛靜清冲養心此固不可無者若不於

義理德性人事著實處養之亦徒然無益於學矣故清心靜坐不足以至道言不以實養也

未事而憂勞圖治之大幾古昔聖王皆然矣事迫而後憂鮮無不及之咎然尚有繫人心回天命者在故曰生於憂患

民苦思亂亂久思治治則思休乃理勢必至之期也漢惠高后之際奚有先王經國之謀以施諸世而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眞以海內脫戰爭之苦遂生養之計故上下樂於休靜耳

由是觀之有國者惡用苦民爲哉
桀紂謂之獨夫言衆叛親離不與爲君也人主非有桀紂之惡民必不忍棄之雖有強力廣謀以僥倖非義必不能得漢季二袁是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履信思順自天祐之曹操知之乃挾天子以令諸侯是假之也假之而猶勝之況傾心王室順天信人其功業所就又豈可量乎
學者始而用功必須立敬存誠以持其志而後有進久而純熟動靜與道爲一則誠敬不待

養而自存志亦不待於持而自定矣程子論
持志曰只此便是私此言亦過高或恐非先
生之言儒者遂以主敬存誠以持其志爲有
意而貶修治之學殊失下學上達之義近禪
氏之虛靜矣

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此靜而未感也人心
與造化之體皆然使無外感何有於動故動
者緣外而起者也應在靜也機在外也已應
矣靜自如故謂動以擾靜則可謂動生於靜
則不可而況靜生於動乎

感應之機無端故動靜無常皆性之不得已而然也

心有以本體言者心之官則思與夫心統性情是也有以運用言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與夫收其放心是也乃不可一槩論者執其一義則固矣大率心與性情其景象定位亦自別說心便占形體景象說性便占人生虛靈景象說情便沾應物于外景象位雖不同其實一貫之道也學者當察其義之所主得矣

四時行百物生可以觀天動作行事可以觀聖

人內蘊不可知而發外者可以槩覩天除却四時行百物生聖人除却動作行事則其道隱矣將何以爲知天知聖之具儒者好高乃謂以動作言語求聖人爲末過矣孔子欲無言以門人因言求道恐墮於言語之學而不踐諸實行也故曰天何言哉觀天之運行生育則知天矣其意以爲門人何事求諸予言觀予之行事則道在是矣今乃以聖人言語并其動作而爲末焉其亦不思甚矣推此意也直欲枯禪白坐以見性乎

世變有漸若寒暑然非寒而突暑暑而突寒也聖人拯變於未然在乎其勢而已矣乎其勢在理其人情而已矣故將怨者則德之將渙者則萃之將昂者則抑之此聖人先幾之神也悠悠坐視養亂焉耳矣

人有生則心性具焉有心性則道理出焉故曰率性之謂道然必養而充之體而行之則道存而理得斯謂之盡心盡性是乃在我之物死生不可離者故曰雖大行不加雖窮居不損自餘皆身外物耳君子雖得之而不以爲

有無焉
拯救衰弊之機曰見乎事惟智者明之仁者體之勇者行之不智則闇而不達不仁則無閔憂之心不勇則懦而無氣機雖日發乎前不過悠悠坐視而已此國事所以日不可為也故用人貴先達德

天地之先元氣而已矣元氣之上無物故元氣為道之本

薛文清云中庸言明善不言明性善即性也愚謂性道有善有不善故用明使皆善而無惡

何用朙為聖人又何強為修道以立教哉自世之人觀之善者常一二不善者常千百行事合道者常一二不合道者常千百昭昭雖勉於德行而惰於貪貪者不可勝計讀書知道者循知廉恥而不為非其餘嗜利小人行奸僥倖而無所不為矣故謂人心皆善者非聖人大觀真實之論而宋儒極力論贊以號召乎天下惑矣

心者栖神之舍神者知識之本思者神識之妙用也自聖人以下必待此而後知故神者在

內之靈見聞者在外之資物理不見不聞雖聖哲亦不能索而知之使嬰兒孩提之時即閉之幽室不接物焉長而出之則日用之物不能辯矣而況天地之高遠鬼神之幽冥天下古今事變杳無端倪可得而知之乎夫神性雖靈必藉見聞思慮而知積知之久以類貫通而上天下地入於至細至精而無不達矣雖至聖莫不由此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孟子亦曰心之官則思思

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周子亦曰思則睿睿
作聖夫聖賢之所以為知者不過思與見聞
之會而已世之儒者乃曰思慮見聞為有知
不足為知之至別出德性之知為無知以為
大知嗟乎其禪乎不思甚矣殊不知思與見
聞必由於吾心之神此內外相須之自然也
德性之知其不為幽閉之孩提者幾希矣禪
學之惑人每如此

嬰兒在胞中自能飲食出胞時便能視聽此天
性之知神化之不容已者自餘因習而知因

悟而知因過而知因疑而知皆人道之知也
父毋兄弟之親亦積習稔熟然耳何以故使
父毋生之孩提而乞諸他人養之長而惟知
所養者爲親耳至而遇諸父毋視之則常人
焉耳可以侮可以詈也此可謂天性之知乎
由父子之親觀之則諸凡萬物萬事之知皆
因習因悟因過因疑而然人也非天也近世
儒者務爲好高之論別出德性之知以爲知
之至而淺博學審問慎思明辯之知爲不足
而不知聖人雖生知惟性善近道二者而已

其因習因悟因過因疑之知與人大同況禮
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知哉
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孟子曰博學而詳
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蓋博粗而約精博無定
而約執其要博有過不及而約適中也此為
學為道千古心法世儒教人曰在約而不在
博嗟乎博惡乎雜者斯可矣博而正何害約
不自博而出則學寡而不能以折中執一而
不能於時措其不遠於聖者幾希
性生於氣萬物皆然宋儒只為強成孟子性善

之說故離氣而論性使性之實不明於後世而起諸儒之紛辯是誰之過哉明道先生曰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便不是又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此三言者於性極爲明盡而後之學者梏於朱子本然氣質二性之說而不致思悲哉

諸儒於體魄魂氣皆云兩物又謂魄附於體魂附於氣此即氣外有神氣外有性之論以愚言之殊不然體魄魂氣一貫之道也體之靈

而魄無之[illegible]離魂亦異即有魄有氣即有魂非氣體之外[illegible]有魂魄來附之也且氣在則生而有神故體之魄亦靈氣散則神去體雖在而魄亦不靈矣是神氣者又體魄之主豈非一貫之道乎知魂魄之道則神與性可知矣

朱子答江德功性相近之問曰性之在人豈得以相近而為言是以孔子之論為非矣此乃泥於性善之說遂畔於聖人而不顧矣後人少有異於先儒之論無識者便謂之狂何邪

格物之解程朱皆訓至字程子則曰格物而至於物此重疊不成文義朱子則曰窮至事物之理是至字上又添出一窮字聖人之言直截决不如此不如訓以正字直截明當義亦疏通既無屋上架屋之煩亦無言外補添之

擾

知覺者心之用虛靈者心之體故心無窒塞則隨物感通因事省悟而能覺是覺者智之原而思慮察處以合乎道者智之德也宋儒乃以覺爲仁然非本色但智之爲性統明萬善

心體梏無昏昧於仁覺其所以為仁於義則覺其所以為義而於衆善無不有覺獨以覺為仁偏矣

童蒙無先入之雜以正導之而無不順受故易可以養其正性此作聖之功壯大者已成駁僻之習雖以正導彼以先入之見為然將固結而不可解矣夫安能變之正故養正當於蒙

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直不委曲方不宛轉一一道易入於偏小然必寬廣而大則動無

不中矣中者應物之善道故於事物之來雖未經習學持是道而行亦無不利矣

君子學以聚之博極其實也問以辯之求約於中也寬以居之廣大自守也仁以行之公恕應物也

大禹謨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謂之正德者率循禮義而彝倫攸叙即衣食足而後知禮義也謂之利用者養生送死皆有所賴而無憾也謂之厚生者各得盡其壽命而無艱難凍餒

夭瘥之苦也盖惟六府之能修則自然三事之惟和故曰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慈湖楊氏以六府為養民三事為教民而以利用厚生皆有正德誤矣

先内以操外此謂之動心動心不可有由外以觸内此謂之應心應心不可無非不可無不能無也鑑之明不索照也來者應之矣能應矣未嘗留跡焉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動心何有乎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固應心之不能無也喜怒者由外觸者也過於喜則蕩過於怒

則激心氣之失其平非善養者也惟聖人虛心以應物而淡然平中焉故萬事萬物以理順應而無定情於跡也何有是故虛則公公則不為已有不為已有則不見其跡

天之體在外者不可究測在內者可以數推理度以日進退為寒暑以日出沒為晝夜以極星為主定南北天體之外運有南北東西則不可得而知

君子與小人同朝則小人常勝何以故君子惟義是嗜故守道而不渝存心仁恕故與物而

不害不與人私競有所競者公家之事耳非求利已焉故一不得意於人則奉身而退而小人乃得志矣小人惟利是嗜故佗義而不恥存心妬忌故隱忍以害物好爲諂媚以取悅於上故有不得於人則合黨以交訴而君子遂受屈矣自古盡然唐之牛李宋元祐紹聖之際可以觀矣是故人主爲國遠圖當急於君子小人之辯或曰世之人嗜利者多而守道者少如小人衆而君子寡何曰此在轉樞之機得其道耳世之人豈固欲爲小人哉

中人之可以上下者逢其時而變耳使君子得君信任而在高位則引拔者皆君子其中人從時而變亦皆君子之流矣故曰舜有天下選于衆舉皐陶不仁者遠此之謂也此轉樞之得其道也

能知富貴功業非吾身之常憎愛哀樂皆外感之跡則泰宇靜定隨處皆足自修而聽於天者在其中矣

天之氣有善有惡觀四時風雨霾霧霜雹之會與夫寒暑毒癘瘴疫之偏可覩矣況人之生

本於父母精血之輳與天地之氣文隔一層
世儒曰人稟天氣故有善而無惡近於不知
本始
改局面新紀綱期月可也政宣流而無滯人安
和而向化非三年則不能盖雖聖人在位其
酌時順事必年久而後議擬定効驗集也舜
典三載考績三載黜陟幽明亦此
三重有聖人之德非愚而自用也在天子之位
非賤而自專也用當世之所宜非生今反古
也此謂之寡過

程子曰古者卜筮將以決疑也今之卜筮則不然計其命之竆通校其身之達否而已矣噫亦惑矣

傳孔子之道者曾子子思孟子以三子皆有書也顏子幾於聖人以論語所載觀之眞得仲尼之道者顏子一人而已

生也性也道也皆天命也無教則不能成老莊任其自然大亂之道乎

彼犯我也是則吾自反不暇彼犯我也非是則其過在彼此顏子所以不校

溫和而不暴戾良善而不險狠恭敬而不患肆
儉約而不多欲謙讓而不好勝此聖人之盛
德也學能體之則於人也無往而不慼矣又
何以他學爲哉
令之人行有害於義理則安然處之而不悔事
有損於富貴則終日戚戚而不樂
毋意不先有意向毋必不期必成事毋固不固
執必行毋我不求利已
天下無一物能動其心則無一物宅於心死生
大矣順而不計有天下不與又不足云也無

一物宅於心則虛則明則正則公則和研慮處物罔非順應矣

君上節儉則取於民者寡故民蓄積富足樂以養生有事則隣里親戚守望相助孰肯舍其安逸而他適人君侈費無度常賦不充必至加斂暴征則民之蓄積耗而生計微生計微則家貧無所戀愛矣以無所戀愛之心加之以貪官猾吏之摧楚其不舍其邑里耕桑而去者幾希矣去則流離失業困極爲盜勢所必至此黃巾紅巾之患所由起也

宰輔須要識道曉事燭治亂安危之機具幹旋通變之才者方有濟救匡益之功徒取夫無用文藝之名以冒諸栽割庶政之位倘際夫危疑彊硬之變必不出因循委靡之圖何也無遠機長睹徒快於目前事即有達才亦乖次無緒矣所謂文人靡靡不關經世其此之謂矣

老莊謂道生天地宋儒謂天地之先只有此理此乃改易面目立論耳與老莊之旨何殊愚謂天地未生只有元氣元氣具則造化人物

之道理即此而在故元氣之上無物無道無
理
高談往跡遠於事情此書生之迂濶致飾彌文
罔益實政此庸人之擾攘一則寡神識於通
變一則務虛名而多事要於道化相遠
志不存乎天下者不可以言用學不本之經術
者不可以言治政不要之安民者不可以言
仁
聖王不作治安之道不興聖賢弗庸治亂之機
弗察故逞兵力好貨財崇土木嗜祥瑞輕民

命而禍變危亡之災禍矣

易雖有數聖人不論數而論理要諸盡人事耳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自邵子以數論天地人物之變弃人爲而尚定命以故後學論數紛紜廢置人事別爲異端害道甚矣

禮言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謂之越紼尚在殯宮也斯時也衰斬苴惡擗痛荼毒安能致齊敬以嚴祭事雖天地社稷禮不可廢亦可以攝而行之也吉凶異道喪祭異情越紼而行情實頓變於誠有碍不

如攝也

慎終追遠程子曰不止爲喪祭何也蓋人能慎終則有始有卒人能追遠則無遐遺皆厚之道也豈不感人

桓魋其如予何孔子知天微服過宋孔子知人

知及仁守莊涖禮動不止爲政凡有所作始終不可缺一

善人雖資性美好若不循守聖人已行之跡亦不能入聖人之室言人當貴學也

灌地以降神凡祭皆先如此灌後禮度各別魯

僭天子之祭灌後皆非所宜行故孔子曰禘
自既灌而往吾不欲觀之
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言制當代之禮皆因
襲前代已然之跡爲之也其中未免猶有損
益今取二代之禮觀之何者是損處何者是
益處皆可知之則繼周而王者雖千萬世之
禮不過如此而已矣註恐未善
立法者聖人也法久必敝勢也使聖人在亦必
救而更張之非救法也所以救社稷也孰先
王成憲謂不可改且以恐人者亂道也奸人

也由夫斯人之徒也其如社稷何宋神宗荆
公後世議之不眞何也曰彼以財利言非救
弊也變之迫非以漸也

風雨者萬物生成之助也寒煖者萬物生殺之
候也物理亦有不然者不可執一論也雨在
春雖能生物過多亦能殺物諸物至秋成實
雨固無益諸麥諸菜亦藉雨而生安謂秋雨
枯物風春則展秋則落物理自展自落耳松
檜桂栢凌冬蒼鬱秋風能落之乎由是觀之
皆由物理匪風而然

日有南北之遲故陰陽有寒暑然寒而暖暖而暑暑而涼涼而寒其所由來漸矣非寒與暑會於一朝也若曰二氣旋轉抉扎以勝負爲寒暑謂之陰陽必爭是以二氣各相逞力拒鬭負者退而勝者主非因日進退自然之數矣然乎今觀大寒之時暑氣滅盡無遺大暑之時寒氣閉藏無跡如參代大辰了不相接安得並立相激而鬭其陰陽必爭人稟其氣故人性上人非獨談理求的尤見氣性不化

文以闡道道闡而文實六經所載皆然也晉宋以往競尚浮華刻意俳麗劉勰極矣至唐韓柳雖稍變其習而體裁猶文道止一二文已千百謂之闡道眇乎微矣今之言者曰宋儒興而古之文廢以其人無美惡皆欲合道傳志故考實而無人拙華而無文崇乎豈其然哉夫人有聞道之言有見道之言安論性行一執言而不欲合道傳志將何爲邪故知文士之言靡而寡用

七惟之遲速極外方一壹一依作博一周近檄

則日躔當天體之高度故晝日照三面而北面不照遠極則日躔當天體之低度故晝日照南面而三面不照所不照者非日不歷也日遠而低人自不見耳或日近極晝夜之度宜過短而遠極之度宜過長似也何冬夏日度皆百刻日天體雖有遠近高低運行一周遠近畢皆一周管於極故可觀日近極之時則影移之遲遠極之時則影移之速可測矣如蟻在磨盤一在邊一在近臍雖有內外遠近皆磨一周而同至安得刻候不同此蓋天

之術所以難算必至於失傳而混天之法籠
同渾取反能行之後世而無議也使萬世之
下有神解之士出必以吾之論為當而取之
矣今曰北者至陰之地陽之根宿故曰照三
面而北方不照此據人所及見為論非天道
之本真且日月隨極而轉夜不於北而何往
使極之下無人則已有則必見日之環照而
無夜矣北方有國日落煮羊胛未熟而日已
出由此觀之彼國之日亦有北照者矣其謂
北方至陰為陽之根宿故曰不照北殊為穿

繫論失精到

元亨利貞易謂大通而利正也孔子解易曰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蓋贊四字之德即今之訓詁耳其曰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蓋示學者以德之義也而何有於元亨利貞即人性之仁義禮智哉況貞固幹事于智之義絕遠儒者論易乃以私意而附會之無怪乎聖經之日蕪也

老子之道以退爲主而惟欲利也及其蔽也害

治是故得其靜修者爲方士之解形得其吝嗇者爲晏墨之苦儉得其容忍者爲申韓之刑名得其離聖去智者爲莊列之放達得其不敢先事者爲持兩端之奸得其善爲保持者爲避難之巧得其和同而不絕俗者爲頑鈍之鄙夫夫是道也其始也未嘗不曰可以治天下終也反以之壞天下道愼乎哉道愼乎哉

何謂大衍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聖人立揲蓍之法去其零五之小數以五十之大數衍之

故曰大衍其用四十有义虛其一而不用何也曰用全數則分之皆二十五之陽數非天地陰陽之蘊象矣故去一而用四十有九去一若太極也四十九而中分之陰陽之象數全矣故曰不用而用以之生非數而數以之成者是也王弼曰不先言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先言大衍之數五十者明大衍包天地之數而非天地之數生大衍也此其義何如曰非也古之聖人有所制作必取法象故包羲立揲蓍之法取天地奇耦之大數而衍之

故曰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以出於天地自然之數然也夫大衍者以衍天地之大數爲名也名既出於天地之數非天地生之而何哉況大五之外猶有小五皆天地之正數也大衍止包五十尚餘其五安得謂包天地之數乎

君子於老莊不求同術而取其同理者亦可矣程子謂太極未有象數惟一氣爾此論精實出乎宋儒風氣之外矣薛文清以老莊之流非之吁嗟乎太極果不出於氣則生天地生

人物何所從而來哉所謂習矣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者此之謂也

天者太極已形也形則象數具而八卦章矣先於天者太虛之氣爾無形也無象與數也故曰太極伏羲之畫謂無象數得乎哉命之先天何居或曰仲尼已言之曰乾文之言天與人相後先也逾遠矣

任事者臣也恭已而南面者君也亦無爲而已矣播厥百谷稷也刊山濬川禹也聽平五刑皐陶也湯湯難名堯則享其聖運籌决勝良

也戰勝攻取信也鎮國撫民何也漢屈群策高帝則享其智

治弊而捄之中道而已矣循而不知省不及者也矯之而甚太過者也過與不及皆致亂惟中合道故治可久老子矯俗捄弊之過者也故類於不知道

古之士大夫以公朝爲心故主於益國而不以勝其職爲務今之人各競其所職爭之道也惟賢者能推心於國有裨大猷舍己從人自勝之私不留焉

鬼神一道皆氣之靈也不可分陰陽魂魄神乃陰陽之所爲鬼亦陰陽之所爲無魂氣則鬼神滅魂氣散則魄不靈直是一道

靜寂而未感也動感而遂通也皆性之體也聖人養靜以虛故中心無物聖人慎動以直故順理而應此皆性學之不得已者後儒獨言主靜以立本而略於慎動遂使孔子克己復禮之學不行而後生小子以靜爲性真動爲性妄流於禪靜空虛而不自知悲哉

古聖智之人雖任直道而行亦酌乎時措之宜

蓋明哲自處保身爲重耳是故仲尼居亂國而無虞賓子遭惡主而獲免後人不量時勢而進卒至以身嘗禍雖徼赫赫之名終失大雅之度矣

人主寬仁則易於從諫剛明則易於自用遇從諫之主而政有大戾當責之臣遇自用之主而政有大戾不可獨責之臣何以故自用者必欲行已之志而後已豈獨人主人臣亦然雖有勸諫亦末之入矣况剛明之主威嚴尤重言之不惟不聽而反以得禍冐禍而行者

世亦鮮矣故敢諫之臣常二三而貪生保祿之臣常千百又安能救其偏戾而返之正哉故曰不可獨責之臣

干將莫耶始出於型不足以截茸草而割敗肉及砥礪其鋒鍔而淬製其神靈則斷蛟龍剸犀象如碎虀粉夫人之生也使無聖人修道之教君子變質之學而惟循其性焉則禮樂之節無聞倫義之宜罔知雖禀上智之資亦寡陋而無能矣况其下者乎儒者不重聖人修道立教之功不論與孔子言性背馳與否

乃曰孟子之言性善有功於聖門是素仲尼
而尊孟子矣況孟子亦自有言不善之性者
舍之而獨以性善爲名何哉
顏回食埃謂之貪汙可乎盜蹠分少謂之清廉
可乎事有疑似不可不辯
聖賢經世立法不止爲一時之私計所以修人
紀垂道範與萬世共功
比干死箕子微子不死孔父仇牧死晏嬰不死
龔勝死楊雄不死
文中子曰性者五常之本蓋性一也因感而動

爲五是五常皆性爲之也若曰性即是理則無感無動無應一死局耳細驗性眞終不相似而文中子之見當爲優曾悅曰情意心志皆性動之別名言動則性有機發之義若曰理安能動乎宋儒之見當爲誤

管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賈誼引此以敦崇漢世風俗今跡其所甚惡者不過指摘秦俗父子婦姑之陋及夫民間剽刼詐僞之盜而已此等愚謬之民不知學問禮義安知廉耻誼猶責其君臣乖亂致

使社稷爲墟由今觀之豈直民間四維喪失爲之士大夫者刻忍而不仁淫蕩而薄德貪利而忘義驕横而犯禮鄙陋之風肆行於上機巧剽刼尤甚於民恬然安之不以爲異風行草偃上下相效四維安望其能張耶識治君子不可不爲之慮

天地之間一氣生生而常而變萬有不齊故氣一則理一氣萬則理萬世儒專言理一而遺萬偏矣天有天之理地有地之理人有人之理物有物之理幽有幽之理明有明之理各

各差別統而言之皆氣之化大德敦厚本始一源也分而言之氣有百昌小德川流各正性命也若曰天乃天吾心亦天神乃神吾心亦神以之取喻可矣即以人為天為神則小大非倫靈明各異徵諸實理恐終不相類矣元氣即道體有虛即有氣有氣即有道氣有變化是道有變化氣即道道即氣不得以離合論者或謂氣有變道一而不變是道自道氣自氣岐然二物非一貫之妙也且夫道莫大於天地之化日月星辰有薄食彗孛雷霆風

雨有震擊飄忽山川海瀆有崩虧竭溢草木昆虫有榮枯生化群然變而不常矣況人事之盛衰得喪杳無定端乃謂道一而不變得乎氣有常有不常則道有變有不變一而不變不足以該之也為此說者莊老之緒餘也謂之實體豈其然乎

朱子與吳茂實書云近來自覺向時功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為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却於日用功夫全少點檢諸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功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

之亦願與諸同志勉焉幸老兄遍以告之也
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與前大不同却方要
理會講學其徒有曹立之萬正淳者來相見
氣象皆儘好却是先於性情持守上用力此
意自好但不合自主張太過又要得省發覺
悟故流於怪異耳觀此則知文公先生亦曾
悔悟自己偏於講論文義之非子靜先生亦
非不曾講學者但其門人無識各競門戶之
勝自相排詆遂致二先生有支離禪定之異
後學不能深察詳考隨聲附和於無會通之

見崇朱者以講論為真詮守陸者以禪定為要軌終身畔於聖人之學而不自知由之各相沿習誤天下後學至于今尚然

楊惲致日食之咎可乎張溫應大臣之氣可乎中台星折委之張華可乎太白食月屬之曹爽可乎邪術之為世害豈一日之故哉

三五曆紀云渾沌未分狀如雞子溟涬始芽濛鴻滋萌歲在攝提元氣肇始此論俱非精到天地未分元氣渾沌而已天地既闢乃元氣化成始如雞子也今言混沌狀如雞子是顛

甚矣天地初分人尚未生而云歲在攝提

見而傳孰論而紀天形圓轉真始難圖今言

歲在攝提元氣肇始豈非無據之誕說乎

列子曰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

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此語甚有

病非知道者之見天地未形惟有太空空即

太虛冲然元氣氣不離虛虛不離氣天地日

月萬形之種皆備於內一氤氳萌孽而萬有

成質矣是氣也者乃太虛固有之物無所有

而來無所從而去者今曰未見氣是太虛有

無氣之時矣又曰氣之始是氣復有所自出
矣其然豈其然乎元氣之上無物不可知其
所自故曰太極不可以象名狀故曰太虛耳
太極者道化至極之名無象無數而天地萬物
莫不由之以生實混沌未判之氣也故曰元
氣儒者曰太極散而爲萬物萬物各具一太
極斯言誤矣何也元氣化爲萬物萬物各受
元氣而生有美惡有偏全或人或物或大或
小萬萬不齊謂之各得太極一氣則可謂之
各具一太極則不可太極元氣混全之稱萬

物不過各具一支耳雖水火大化猶涉一偏而況於人物乎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性由於生道由於性明且著矣但人生稟不齊性有善否道有是非各任其性行之不足以平治天下故聖人發之修道以立教而爲生民準使善者有所持循而入不善者有所懲戒而變此裁成輔相之大猷也若曰人性皆善而無惡聖人豈不能如老莊守清淨任自然乎何苦於諄諄修道以垂訓宋儒寡精鑒眛神解

梏於性善之說而不知辯世儒又復持守舊轍曲爲論贊豈不大誤後世

天地人之道有至正至實之體不可得而益亦不可得而損但自開闢以來有誣罔而行者有假託而行者世代云遠踵謬習陋迷而弗察者衆矣予欲矯正上古質朴之見祛除後世謬悠之習聊于無以翼之者將俟諸後聖焉耳矣

孟子之言性善乃性之正者也而不正之性未常不在觀其言曰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

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逸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亦以此性爲非豈非不正之性乎是性之善與不善人皆具之矣宋儒乃直以性善立論而遺其所謂不正之說豈非惑乎意雖尊信孟子不知反爲孟子之累

禮儉則質朴寡飾而真誠之意存禮奢則繁文縟節而虛偽之象見況儉自生簡簡則易治奢必生僭僭則易亂故儉爲禮之本司國禮者不可不慎

衛輒有國諸儒以嫡孫承重之法言之以爲有

可以得國之理此於大倫大義有害蒯聵得罪於父而出奔非父已沒也況有罪非有危於社稷而法不容返者只是當時主國計者無有識道理之人且倉卒之時便要國有主君故不得不立輒耳又當時出公年紀之長少知識之能否與夫主國之臣利其便己與否皆未可知古今如此等事謬處者甚多不獨衛輒也或曰靈公命之雖然夷齊豈無父命乎然皆逃而去之使出公有識如夷齊兄弟不肯自立則當時之臣亦未敢如何必請

莊公而立之則父子君臣之義自然不至有傷仲尼曰必也正名衛之君臣不得爲無罪矣

朱子答蔡季通云人之有生性與氣合而已即其已合而析言之則性主於理而無形氣主於形而有質即此數言見先生論性關頭就差人具形氣而後性出焉今曰性與氣合是性別是一物不從氣出人有生之後各相來附合耳此理然乎人有生氣則性存無生氣則性滅矣一貫之道不可離而論者也如耳

之能聽目之能視心之能思皆耳目心之固有者無耳目無心則視聽與思尚能存乎又謂主理故公而無不善有質故私而或不善耳以聖人之性亦自形氣而出其所發未嘗有人欲之私但以聖人之形氣純粹故其性無不善耳衆人形氣駁雜故其性多不善耳此性之大體如此萬世之下有聖人生焉亦不易此論矣而先生乃以本然氣質分而二之殊不可曉且舜之戒禹而以人心道心言者亦以形性爲一統論非形自形而性自性

也謂之人心者自其情欲之發言之也謂之道心者自其道德之發言之也二者人性所必具者但道心非氣稟清明者則不能全故曰道心惟微言此心甚微眇而發見不多也人心則循情逐物易於流蕩故曰惟危言此心動以人欲多致凶咎也人能加精一執中之功使道心雖微擴充其端而日長人心雖危擇其可者行之而日安則動無不善聖賢之域可以馴致此養性之實學作聖之極功也

橫渠謂心寧靜於此一向定疊目前縱有何事亦不恤也此似欠會通心固貴靜定目前之事有不得不動而應者雖細小之感亦當起而應之所謂常靜常應是也易曰無思也無爲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豈有事至目前而不恤者耶若然類禪定而無應矣於道也奚益

子在川上見水之逝晝夜不息乃發爲歎意豈獨在水哉天道人事物理往而不返流而不息皆在其中不過因水以發端耳

欲多塗好功好名好文章好安逸好諸非性分者皆是也不直好富貴耳夫有所好神志不得清泰必動心於得失之際豈不累於所好哉

劉安世論内降曰人主或有請求難以面折但以其奏付之外庭若大臣守法而不回則私謁雖多而無患雖然有是大臣可矣使依阿曲承者處之則君臣胥失政法紕繆故君德當以剛而决其私臣道宜以正而執其法

心乃體道應事之主故程子曰古人之學惟務

養性情其他則不學雖然君子欲有爲於天下明經術察物理知古今達事變亦不可不講習但有先後緩急之序耳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此非聖人語靜屬天性動亦天性但常人之性動以物者多不能盡皆天耳今曰動乃性之欲然則聖人之動亦皆欲而非天邪此論似爲偏頗聖人之言徹上徹下旁通無滯必不如此且性者合內外而一之道也動以天理者靜必有理以主之動以人欲者靜必有欲

以基之靜爲天性而動即逐於人欲是內外心迹不相合一矣天下豈有是理聖人德性養成無欲無爲至虛至一靜亦以天動亦以天物來應之而已夫何有欲以將迎於外若曰性動於欲此在常人則然矣

水在下地在上若浮乘然氣激於虛泉湧而上即地下之水非別有生化者人之脈出自湧泉而升於百會可推矣陰乘乎陽雲升而雨即地水之氣非別有種子者人之液鬱熱於中汗瀝於外可推矣由是觀之地上地下而

雲而雨一貫之道也但有升降變化之殊耳東流者即上湧者上湧者即地下者地下者即東流者上湧無窮故東流亦無窮耳觀此則升雲無窮降雨無窮亦可推矣然則有消散乎曰有之微乎微耳水之大勢大機無與焉謂沃焦釜乃出妄度海何不溢曰地下皆水四海會通地浮水面有何滿溢

人物之生於造化一而已矣無大小無靈蠢無壽夭各隨氣之所稟而爲生此天地之化所以無心而爲公也故曰各正性命但人靈於

物其智力機巧足以盡萬物而制之或毆逐而遠避或拘係而役使或戕殺而肉食天之意豈欲如是哉物勢之自然耳故强凌弱衆暴寡智戕愚通萬物而皆然雖天亦無如之何矣

有德之人心誠辭直正顏厲色不作僞飾以爲心害巧言令色害心之德豈不鮮仁

守道者可以信義相期嗜利之人惟知利已少有虧損其所欲則乖變遂作難保其弗叛於義圖矣是故君子取交觀其義利之素可以

決其得失之歸
虛而靈者爲魂神之至也實而覺者爲魄精之至也百體皆會焉邵子曰心之靈曰神膽之靈曰魂脾之靈曰魄腎之靈曰精分析破碎殊乖至理
人臣患得患失之心根於中則於人主之前論事不阿諛則逢迎恐逆鱗而獲罪矣不論是非一切順從豈不壞國家之事雖聖明之主能受盡言亦被其蒙蔽安望有弼違輔養之功始也爲君德之蠹終也爲社稷之賊

維持國命在紀綱修舉使君臣志氣委靡雖懷
奮激烈之圖必一緊術且了事此紀綱之日
蠹也久久習成不免奸雄竊機以乘之矣晉
之中業疆臣悍將居外承制廢置自由天子
徒擁虛器于上唐之末造方鎮據地逆命雖
奉正朔實與列國無異國勢至此紀綱絕矣
動爲屬階莫敢誰何雖欲不亡豈可得乎
得時得位聖人亦所欲也爲行道之資耳聖人
俟命焉不苟得也餘人不奔競以求則諛佞
而餂可鄙也是豈純王之道也哉故曰有可

以得天下之道而無取天下之心乃可與言王矣然非有道者不能也

喜怒哀樂其理在物所以喜怒哀樂其情在我合內外而一之道也在物者感我之機在我者應物之實不可執以爲物亦不可執以爲我故內外合而言之方爲道眞

博學是於古今常變因革治亂幽明上下之道無不究極也非不論其是非邪正無收而博取之故古人之學謂之該博後人之學不過博雜而已觀其緯說異端無不遵信九流百

氏罔知决擇循世俗之淺見以爲誇多鬬靡之資豈非惑歟南宋諸儒擇焉不精至今爲世大惑以此

爲學不先治心養性決無入處性情苟不合道則百行皆失中庸之度矣故學當先養心性

張橫渠云讀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此與維摩詰數念珠何異學者貴收養其心不令放縱耳何必用書以爲維持之具但能操在純熟則心有定向不待持之而無不存矣

古人有身教焉今人惟恃言語而已矣學者安望其有得近世復有以清心靜坐解悟教人者求諸義理德性人事之實則浩然不違此又言語之不如也

天地之道惟其悠久故能成物聖王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一而已矣欲速見小以爲治便非天地王道氣象

儒者動以心爲至虛至明之物此亦自其上智之人論之可也心拘於氣人有至死不能盡虛盡明者不可一槩論也以是人也而責之

復初亦迂矣

君子有不必計於心者有終身不可不計於心者世間萬事變化起伏浮沉得失轉盻之間盡爲陳迹浮雲散滅何與太空但當隨寓而安不足置之胷臆以汨亂神明可也此不必計於心者也孟子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此守道盡性死而後已之事也雖造次顛沛一時不可違者故仲由結纓曾子易簀至終其身不倦此不可不計於心者也

天地之相磨虛空與有物之相推而風於是焉

生執之而不可得也逐之而不可及也又云力生於所激而不自爲力故不勞形生於所遇而不自爲形故不窮此東坡論風之所由蓋謂天地物也相磨相推也天地之間乃虛空也故曰虛空與有物之相推而風於是乎生執之而不可得者無形也逐之而不可及者力迅也生於所激因天之動也曾何自力而作勞激以動氣氣滿兩間隨寓皆然也曾何自形而有窮此於風之理似爲有得但春多東風夏多南風秋多西風冬多北風與

決冬春多大而累月不息夏秋多小而一時
即已則猶有說耳
佛氏之道爲己之性命故禪悟生死之說眈寂
靜勝之士多好之然於世道終無益也聖人
之道爲天下國家故道德仁義禮樂刑法並
用是以人道清平宇宙貞安通萬世而可行
世無君長則已有則必取孔子之道以爲生
民準何也有益於治云爾佛氏精神性命之
微與夫止觀定慧之習亦未常無可取者故
上智之士始知而好之但世之人上智者常

二三中人以下者有常千百是佛氏之道化及物者其分常少而不能化者其分常多且人皆清淨禪定世道孰與拯救斯於人道也何益惟孔子之道虛心寡欲定靜安慮道德率民刑法齊物以之治己則性命修和以之治人則綱紀畫一與佛氏一偏之學逈矣懸隔但聖道渾渾無門戶科條儒者無精義入神之學以超入於聖室猝聞禪伯清淨定慧之說未有不駭心詫魄欣欣然入於其中矣可勝歎哉

存養在未有思慮之前省察在事機方萌之際大學心有所忿懥有所好樂有所恐懼有所憂患則皆不得其正是教人靜而存養之功也能如是則中虛而一物不存可以立廓然太公之體矣論語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以克去己私是教人動而省察之功也能如是則己克而一私不行可以妙物來順應之用矣聖人養心慎動之學莫大於此學者當並體而躬行之則聖人體用一源之域可以循造矣

聖人之學有養有爲合動靜而一之非學顧如是乃造化人物之道會其極詣厥成自不能不如是尓周子倡爲主靜立人極之說誤矣夫動靜交養厥道乃成主於靜則道涉一偏有陰無陽有養無施何人極之能立緣此後學小生專務靜坐理會流於禪氏而不自知皆先生啓之也嗟嗟立言者可不慎乎哉

學校之禮樂官府之刑法皆聖人修道之具也故囿於中者則變其性而移其習由之爲善則安爲惡則愧乆之民之會于道也雖王者

相代易姓受命而此道之在人心者生生相繼未嘗一日泯滅聖人修道之功被於人心者大哉遠矣世儒動以人性皆善爲出於自然而不論聖人修道立教之功所致闇矣而不達於道術者也

道學雖明於宋儒而孔子高明廣大之度反以之晦過化存神之妙無由而傳乃世道幸中之不幸也孔子之道與太虛同量與天地同體不競氣上人不植立門戶不泥惑流俗宋儒有是哉率性緣識守而不化聖規神矩日

與之遠無怪乎旁行多岐詭僞百出日異乎
孔子之學矣
聖人之心虛故喜怒哀樂不存于中聖人之心
靈故喜怒哀樂各中其節是喜怒哀樂因事
而有者也惟中本無故事已即已虛如常焉
程子曰聖人情順萬事而無情以此